

人間喜劇

才的地區

巴尔扎克著·高名



外省生活之場景

人 間 喜 劇

地 區 的 才 女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巴爾扎克著 · 高 名 凱 譯

新華書出版社

· 1951 ·

一九四九年一〇月海藝第一版 上海印 0001—1500 冊

一九五〇年一月海藝第二版 上海印 1501—2500 冊

一九五一年七月新 一 版 上海印 2501—4550 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新華出版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一一室

(241 [VI 12] 羊 9,700

光藝印刷廠承印

目次

第一部	各大問題的舞台前景	三
第二部	錯過	一七
第三部	雙重的鎖鍊	一五七
第四部	孔斯坦著「阿賓爾夫」註	二二九

地區的才女

H. de Balzac
La muse du département

本書係根據巴黎 Albin michel 書店出版的巴爾扎克全集〔插圖本〕譯出

第一部 各大問題的舞臺前景

一 桑西爾

在柏利的邊境上，羅瓦爾河的旁岸，有一座城市，他的地位必定會引起旅行家的注視。桑西爾佔據一派小山嶺的最高峯，在涅維爾納地層的波動的後方。羅瓦爾河汎濫這些山嶺底下的土壤，給他們留下一塊黃色的漲灘，使他們肥沃，因為有這條羅瓦爾河北支維斯土爾河所常有的猛烈的漲溢，這漲灘從來不會用沙土將這些山嶺塞住。山上一堆一堆的建築着桑西爾的房屋，山頂和河流之間有相當長的距離，使小小的聖提布爾港口能够依靠桑西爾的生活而生存。人家就在這裏裝上酒，卸下木片，總之，一切羅瓦爾上下流所運輸來的貨物。這篇故事發生的時候，戈斯納和聖提布爾兩條吊橋都已經建築好。從巴黎走義大利大路到桑西爾來的旅客不必再用船在聖提布爾渡過戈斯納這一段的羅瓦爾河。這不是給您說得相當的清楚：一八三〇年還得有渡河的跋涉嗎？因為奧黎昂王族到處愛惜物質的利益，可是有點像丈夫用太太的嫁資來給妻子送禮似的。

除了佔據高原的一部分之外，桑西爾的街道多少總是傾斜的，這城市的四周圍繞着所謂大堡的堡壘，這名字可以給您相當的指明這座城的道路是寬大的。在堡壘的外邊，伸展着一條葡萄田所組成的地帶。葡萄酒的釀製是這地方的主要工業，這地方有好多種土產的醇酒，香噴噴的，有點像布爾崗的產品，巴黎的下等酒樓甚至於都把他看錯了。所以，桑西爾就在巴黎酒樓中找到快速的消費，這而且是只能够保存七八年的葡萄酒所必要的條件。在城市的下面有幾個村落，例如方特納，聖薩杜爾，這些村落都像是市鎮，他們的情形很能够讓人家想到瑞士新沙特爾的迷人的葡萄園。城市保留有一些古代的姿態，他的街道是狹窄的鋪石路，這石頭就是從羅瓦爾的河床裏弄到的。人家還可以在那裏看到老舊的房屋。封建時代的軍事力量的遺留就是塔樓，這塔樓讓人回想到我們的宗教戰爭中最為駭人的圍攻，在這一次的攻防戰中，我們的加爾維尼派算是相當的勝過斯各脫所述的加默龍派。①

桑西爾城富有過去的光榮，然而卻是軍事力量的寡婦，好像天生不能有豐盛的將來似的，因為商業的活

① 法國神學家加爾維尼 (Jean Calvin) 於一五三四年入新教，世人道稱其徒為加爾維尼派。

② 蘇格蘭人加默龍 (Richard Cameron) 創立長老會之一支，其徒稱為加默龍派。斯各脫 (Walter Scott) 曾於蘇格蘭之清教徒中述加默龍派之生活。

動是屬於羅瓦爾河右岸的。您剛纔所念過的速寫可以證明桑西爾的孤立只有更加增大，雖然有兩條橋把他和戈斯納連接起來。桑西爾是左岸的領袖，他至多只有三千五百口的居民，然而現在戈斯納卻有不止六千的人口。半世紀以來，這兩座對峙的城市的作用整個的改革了。不過，情景的優勢還是屬於有歷史性質的城市的，因為在那裏，人家可到處享受一種柔和的景象，一種清鮮的空氣，豔麗的花木；在那裏，和這悅人的自然界相調和的居民都是一些和藹的、善良的伴侶，並沒有清教徒，雖然三分之二的人民還是信奉加爾維尼派的宗教的。

二 桑德主義

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人家忍受小城市的許多不方便的話，如果人家因為受到這種非正式的監督而把私生活弄成半公開的生活的話，相反的，永遠不能代替家族精神的鄉土觀念卻發達到最高的程度。所以，桑西爾城非常驕傲能夠看見生出一位近代的名醫畢安倉·霍拉斯和一位第二流的作家，著名的副刊編輯陸士鐸·埃田·桑西爾這一地區眼看著自己是在幾個地主選舉而來的高等人物的壓迫之下，就想方法來動搖選舉學說的肩輓，因為這學說是把他當做一個選舉鎮●來看待的。這種因為自尊心被摧殘而生的陰謀卻因

● 依據當時英國的法則，一個選舉鎮可以選舉若干代表（即議員）到議院去。結果，有的時候，只有一個選舉人的市鎮，卻可以舉出兩個代表。

爲其中一個分子有高陞的希望而妒忌同謀人終於失敗了。這結果指示事情的惡劣變化，人家就想在這裏加以補救，想在最近選舉時從兩個在巴黎光榮的代表桑西爾的議員中捧出一個來當地區的領袖。

這種思想在外省是特別發達的。自從一八三〇年之後，教會貴族的任命太多了，結果議院出來的政治家也就越來越稀少了。所以，這相當難於實現的計劃就由這一區的「超等的女人」想了出來，不過她也有私人利益的思想罷了。這思想早就根深蒂固的種在這位女人的過去的腦海裏，同時又這樣清楚的包攬她的將來，如果對於她的已往歷史不是加以劇烈的簡明的敘述的話，人家就不容易懂得。那時候，桑西爾很驕傲出有一位超等的女人。這位女人很久以來都是人家所沒有賞識的，但是到了一八三六年左右，她就在地區裏享有相當的名聲。這時候也剛好是兩位桑西爾人的名字在巴黎名人的範圍裏達到最高峯的時候，一個是光榮的代表，一個是時文的領袖。各雜誌的撰稿人陸士鐸·埃田編輯一家擁有八千訂戶的報紙的副刊，已經當了一個醫院的首席醫生，選爲十字勳級會軍官和科學研究院評議員的畢安倉剛剛在醫學院得到一個講座。

如果這句話在許多人看來並沒有包含着斥責的意味的話，人家可以說桑德·喬治●曾經發明了「桑德主義」，因爲真的，就從道德的觀點來說，善總是包含有惡的。這個多情的氣度腐化了許多的女人，如果她們

沒有要當天才的野心的話，她們就是很美麗動人的。不過桑德主義也有他的好處，被他所薰染的女人總要把她所謂的超卓性放在祕密的情緒上，她是某種「內蘊的女作家」；結果，就沒有多大的煩擾，因為愛情抵消了文學。桑德·喬治的模範所有的最重要的影響就是讓人家認識法蘭西有過多的超等的女人，她們是相當仁慈的，一直到現在為止，都可以讓薩克遜元帥的孫女自由參加這集團。

桑西爾的超等的女人住在拉包特萊伊公館，這是一所既有城裏氣又有鄉下氣的房子，座落在離城十分鐘路的聖薩杜爾村裏，或者，如果您願意的話，就說他聖薩杜爾鎮好了。正如許多貴族家裏所有的情形一樣，現今的拉包特萊伊家已經替代了十字軍時代聞名天下的拉包特萊伊，而參加了布爾慈歷史的大事變。這需要一個解釋。

三 諸位米羅

路易十四朝代，一位叫做米羅的呂吏在廢除南特法規的時候皈依新教，參加了他的祖宗所迷醉的加爾維尼派。為着鼓勵這種運動在加爾維尼派的一個教堂裏的發展起見，國王就把這位米羅派往山林湖沼之中去當一個很高的差事，給他拉包特萊伊紳士的徽章和銜頭，把真正老牌拉包特萊伊采地送給他。不幸得很，著名的拉包特萊伊軍佐的後裔墮進了御旨所給異教徒張設的陷阱裏，被絞殺了。這是大國王●的一種不大

體面的刑罰。路易十五的時候，簡簡單單的拉包特萊伊·米羅紳士就變成了騎士，而有相當的聲望，居然能够把他的兒子騎兵旗手安置在銃卒隊裏。騎兵旗手死在方特諾瓦，留下一位兒子，後來路易十六就給這兒子一張執照任命他當收賦吏，來報酬這位騎兵旗手喪命戰場的功勞。收賦吏特別喜觀猜謎，押韻作詩，讚頌婦女，他生活在上等社會中，和涅維爾公爵的會社來往，相信得跟隨貴族到流放的地方去；但是他卻小心翼翼的帶着他的資本一塊兒去。所以，這位富庶的移居人就支持了不只一個貴族的家庭。因為懶於再希望，也許也因為懶於再借錢給貴族，他就在一八〇〇年回到桑西爾來，用自尊心和貴族的虛榮的情緒贖回了拉包特萊伊。呂吏的兒子而有貴族的虛榮心，這是可以了解的；但是在總裁時代，●和從前的收賦吏不大希望承繼人去繼續拉包特萊伊的職務一樣，這種虛榮心也沒有多大的前途。拉包特萊伊·米羅·約翰——阿丹那斯——波里多爾是收賦吏的獨生子；出生的時候他就不只是細小而已！這顯然是一種早期枯竭的血統的結果，因為他從事於一切未老先衰的時期還結婚而終於毀壞了社會地位的富人們所從事的過分的歡樂。

放逐移居的時候，沒有任何財產，只因爲是貴族而出嫁的拉包特萊伊夫人居然有耐心來撫育這位黃瘦

● 即路易十四。

● 即拿破崙未稱帝前任第一總裁的時候。

的孩子；她對這孩子有一種一般母親們對於早生的嬰兒所有的格外的愛護的情緒。這位太太，拉都爾卡特蘭家的一位小姐的死亡，使包拉特萊伊先生更加堅決打算回到法蘭西來。這位米羅家的呂古律斯●死去時，給他的兒子遺贈了不能徵收實地稅，然而卻有用徽章來飄蕩的驗風機的采地，一八〇二年可以算是相當大數目的一千金路易和他所借給最著名的被放逐的貴族的債據。這些債據其實都是存放在他的詩囊裏，而寫有這麼一句話：虛榮之中的虛榮，一切都是虛榮。

如果這年青的拉包特萊伊活著的話，這應當是他那寺院式的規則化的習慣，方登納爾●所認為多病的人的宗教的行爲的節省，特別是桑西爾的空氣，羅瓦爾溪谷裏一個四十法里範圍的可愛的風景區的功勞。自從一八〇二年到一八一五年之間，小小的拉包特萊伊又給從前的采地增加了許多葡萄園，也很勤緊的種植葡萄。最初，他覺得復辟是這樣的搖移不定，他甚至於不敢到巴黎去要求收回他的權利；但是拿破崙死了之後，他就想方法利用他的父親的詩囊，因為他並不懂得這債據和謎語的混合所表現的深刻的哲學。這位葡萄種植人費了許多的時間讓拿發連公爵和其他的公爵認識他（這是他自己的說法），他不得不再回到桑西爾

● Lucullus 是羅馬的將軍，曾征服過班貝（Pompeii）回來後，以奢侈聞名。

● Fontenelle 法國十七世紀十八世紀之間的大文豪，在福爾泰爾之前享有最大的盛名。

來，因為他那可愛的收穫等着他，除了要他忙個不休以外，沒有讓他得不到任何的東西。復辟使貴族相當的顯耀，拉包特萊伊也就想生一個孩子，使自己的野心有點意義。這夫婦生活的權利在他看來是成問題的，至少也是太晚的；但是，一八二三年年底，看到自己四十三歲了，到了醫生、天文學家、助產婆都不敢給他預言的年紀還很健康，他就希望用強制的方法來得到他的補償。然而，他的選擇和他的困難相比較正好指出了他是如何的疏忽，外省的狡猾怎麼不會從其中看到一個深刻的計算呢？

四 迪娜

這時候，布爾慈主教大人剛剛好使一位屬於一家最初支持加爾維尼派而幸虧因為地位的低微或是上天的保佑沒有受到路易十四的迫害的中產階級的家庭的後裔皈依天主教。畢埃德弗一家在十六世紀是工匠，這一家的名字可以使人想起新教派的兵士互相呼喚的一個奇怪的綽號。後來，他們就變成了老實的毛布商人。在路易十六朝代，畢埃德弗的生意未免太壞了，甚至於當他死的時候，一七八六年左右，他只讓兩個孩子與窮苦為隣。弟弟畢埃德弗·西拉斯到印度諸地去，把這一輕微的承繼放棄給他的長兄。革命的時候，畢埃德弗·莫伊斯買了國家財產，跟他的祖宗一樣的拆毀修道院和教堂，然而奇怪得很，卻娶了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妻子，一個死在斷頭台上的國約會議派的獨生女。這位富有野心的畢埃德弗於一八一九年去世，給妻子留下

一份因為農業上的投機而賠累的財產和一位美麗驚人的十二歲女兒。生長在加爾維尼派的宗教懷抱裏，這個女孩子就取了迪娜這個宗教名，因為依據習慣，加爾維尼派的宗教家都是用聖經裏的名字來做宗教名，免得和羅馬教的聖人有同樣的名字。

母親把畢埃德弗·迪娜小姐送到布爾慈一家最好的學舍去寄宿。這學舍是諸位倉瑪羅爾小姐所創辦的。因為她的品格和她的美貌，她就在學舍裏出了名。但是，她也在那裏感覺到許多不如貴族的女郎，不如富家女的壓迫，因為她們將來在社會上應當可以比一位母親還在等待着畢埃德弗財產的清算的農家女更能出人頭地。看到了自己只是暫時超過同伴，迪娜就想在生活裏要和貴族的富家小姐們站在平等的地位。所以，她就發明一種方法背叛加爾維尼派，希望天主教的紅衣主教能够保護她的精神的征服，能够注意她的前途。您已經可以判斷到迪娜小姐的超越性，自從十七歲之後，她就完全因為要滿足她的野心而信奉天主教。深知畢埃德弗一定會變成世界的一個裝飾品的總主教就想方法把她嫁給人家。司教所詢問的家庭都駭怕這個賦有公主一般的威風，寄宿諸位倉瑪羅爾小姐學舍中最為聰明伶俐的，總是非常神氣的取到獎賞的少女。無疑的，胡多瓦地產所能產生的一千厄古年金，再經過母女二人的分攤，和這位這樣聰明的女人的特點所要牽累丈夫的用度相比較，簡直是微乎其小。

自從短小的拉包特萊伊·波里多爾聽見了這些全哲爾省都在談論的詳情之後，他就到布爾慈去。那時

候，舉行一切宗教日課的畢埃德弗夫人和她的女兒一樣差不多決定要去擒獲第一隻戴帽來的狗，依據柏利人的說法來說。如果紅衣主教很高興能够碰到拉包特萊伊先生的話，拉包特萊伊先生卻更高興能够從紅衣主教手裏得到一個女人。這位短小的男子要求主教大人正式答應他，在內閣總理大臣身邊保護他，使他能够從拿發連公爵和其他公爵的津貼費裏拿回他們所欠的債務。這方法在能幹的馬爾桑大樓的大臣●看來未免是過分的激烈；他讓葡萄種植人知道人家要在合適的時地來幫忙他。

每一個人都可以想像得到拉包特萊伊的無稽的婚姻在桑西爾所產生的騷動。

『這可以自己解釋出來，』布瓦路慈院長說，『人家告訴我這位矮個子聽見人家說：美麗的米羅先生，那維爾的檢察官曾在梅伊道上指着拉包特萊伊的塔樓對克拉疑先生說：「這將來就要回到我的手裏來！」我們的檢察官就回答說：「但是他可以結婚，可以生孩子。」「這是他所不可能的！」矮個子聽了這些話，不禁大受打擊。您可以想像一個像拉包特萊伊一般的矮個子要對這位粗大的米羅怎麼樣的懷恨。』

在那維爾存在着一支平民的米羅，他們以製刀致富，甚至於這一支的代表居然能够接近檢察官的事業，在那裏受到已故的馬爾倉幾的保護。

五 一種還債的辦法

也許簡略的敘述拉包特萊伊先生在巴黎的交涉結果可以讓我們明白這篇故事中關於拉包特萊伊先生所最忙碌的卑劣的物質利益的部分。這並且可以解釋現代政治史的許多的神祕和復辟時代大臣們所遇到的隱伏的困難。內閣的許諾未免太不兌現了，拉包特萊伊先生只好到巴黎去，那時候，紅衣主教剛剛好也應召到議院去開會。拉包特萊伊先生所威脅的第一個債務人拿發蓮公爵是這樣和他周旋的。有一天早上，這位桑西爾人看見有一位懂得清算法則的大臣們的心腹到他所住的地方，王多姆廣場，聖奧瑞利街的馬茵斯旅館來。這位嫵雅的人物從雅緻的兩輪輕馬車裏出來，穿得一身最爲漂亮的服裝，卻不得不登上第四層樓，在細小的第三十七號房間裏，驚動了這位正在火爐上煮咖啡的外省人。

『我是不是榮幸看見到拉包特萊伊·米羅先生呢……』

『是的，』矮個子一邊回答，一邊穿好他的屋內便服。

一眼窺視了這一個畢埃德弗夫人所縫湊的外衣和已故的拉包特萊伊夫人的袍子的混合物之後，這位交涉員就發現這個人，這件屋內便服和這個上面放有一隻正在溫牛奶的白鐵罐的小瓦爐都是太特殊的，他立刻就判定他的奸計是無用的。